

<<萝卜菜籽结牡丹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萝卜菜籽结牡丹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0817618

10位ISBN编号：7510817617

出版时间：2013-1-1

出版时间：九州出版社

作者：仙枝

页数：224

字数：12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萝卜菜籽结牡丹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萝卜菜籽结牡丹》是台湾女作家仙枝的一部散文集。

此书写的是三十年前的人世风景，谈文学、艺术与生活，如家常般一一话来，平淡质朴，却令人回味无穷。

上辑十二篇散文，原载《三三集刊》第二十一辑到第二十八辑，可谓《好天气谁给题名》的姊妹篇，下辑十篇散文原载《中华日报》《中央日报》等副刊。

山里山，弯里弯，萝卜菜籽结牡丹。

仙枝是胡兰成最器重的弟子，与朱天文朱天心等人同列“三三”元老，深得胡兰成文字功夫之三昧。

著名诗人柏桦对她赞许有加，说她的散文不负乃师胡兰成之教，知名学者止庵、陈子善等人亦称道这是一部文脉有传承、内容结实的作品。

胡兰成说朱天文的文章是雕刻，朱天心的文章是风，而仙枝的文章则像是日影，风吹日影，河水也流着日影，真正是天地清旷。

<<萝卜菜籽结牡丹>>

作者简介

仙枝，原名林慧娥，台湾宜兰人，祖籍福建漳州，师事胡兰成，与朱天文、马叔礼等人创办《三三集刊》，共组三三书坊，台湾三三文学核心人物，曾任教大学讲师，任职报社记者，也当过导游，现为自由作家，著有散文集《好天气谁给题名》《萝卜菜籽结牡丹》等。

<<萝卜菜籽结牡丹>>

书籍目录

序/朱天文

自序

上辑 三三小根苗

一花一真

假心假戏

三三小根苗

乌栖曲

我游日出处

梨园传人

悬崖勒马

珏缘未了

躲猫猫的小羊

随喜

闲情记

唐山大哥

下辑 日月长新

沉默的候鸟

从谋职想起

法国椅子中国席

不忘某约

活字注

嘉礼

借花谈心

手搦数管才笔

乳燕发淳音

不朽的模范母亲

编后记/小北

## &lt;&lt;萝卜菜籽结牡丹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天文、天心、我，三个人冒冒失失结伴到日本，事前也没有周全的打算，就只图个好玩，反正到了再说，默契也不够，上了机，飞在空中了，也不知说什么好，只会傻着脸对笑对看，人家递来什么，我们照单全收，还特要来两杯葡萄酒，一杯白兰地三人分着喝，也不去想下了机又如何，好像这飞机要永远朝前去，到了天涯海角也不下地来的，我们索性一路疯下去，醉下去，也让这份生生的、似宾似主的尴尬下去罢，不想要如何收拾了。

很快的一个月过去了，在家也转眼长过那些神仙般的日子，像灰姑娘的梦，匆匆忙又得赶回家来做工，竟把一只鞋儿给掉了，我们的心儿也一半丢在那儿，想起来又酸又甜，酸的是像王昭君的走在沙漠地里，风沙仆仆，长天老日就只是在这样一个天色下，荒凉得只有坚起心思继续走着，连头也不回，心也不想的。

那甜的是像灰姑娘的一袭舞衣，一双金缕鞋，和那番梦般的惊艳，还圆了个遥远的约会，不定期的，如我答应冈野的小孩宽子她们：等明年樱花开时，我们再来，她们一听好兴奋，眉开眼笑地握紧我们的手，忽而六岁的文子皱皱鼻头，说：“一定哟，一定哟。”

她们才那么小的年纪就知道离情，我不禁心酸起来。

单为了这三个小爱人，我也要再赶一次灰姑娘的约会，赤着脚也要飞了去呀。

第三天午后，明儿领着我们、冈野一家人到野村家做客，野村女士是能乐教场的主持，一面又在大学里教书，雍容华贵，举止闲静柔和，不多话，满脸是明亮的笑意，皮肤又白，真像一朵白牡丹，我看了惊不能言，悄对明儿说野村女士真是美极了，又是在这样家常的起坐里，看她在舞台上缓步吟诵，把扇款舞，手足动作俐落明快，见她眼神望出去的敏锐舒徐，简直不在人境，是对着神前嘛。

明儿亦说：我原也不知野村的，以为柴山的美是全面了，后来明白了，野村其实更美过柴山。

但二人各有各的绝对处，也不是可以拿来相比的，只是美有美的个性。

野村对人都有了一份满满的好意，像对恋人般的倾注，如她在舞台上，她就是整个人毫不保留地专注上去，又可以扮演各种角色，每一个角色扮演来都是满分的，而柴山是柔美纤细的极致，自是一个完全，和世是多了一份王者之风，如果柴山是龙女，和世就可比是玉女了。

仙枫的美则又是另一种的了。

这回学着看人，尤其其是女子的美，真是开了大见识。

女子的美不全在相貌，更在她人身的姿态，从发根到脚底无一处不是生命波浪，每一个细胞都是活蹦蹦的。

汪其楣老师的人就是这样敏感绝顶的，她教戏剧，教得我全身细胞都苏醒了，她教我们要去感觉身体每一部分的存在，如右耳朵的耳垂、耳刮子、后脑上的一撮头皮头发、左脚趾的中指上的指甲、肚脐眼、膝盖上的皱皱的皮和皮内凸出的膝盖骨，很好玩的，像解剖学，但一看仙枫、柴山、野村的身姿，我一下子明白了何谓身体的曲线，西式的三围说简直是官能的，美亦美，到底不能久长，不能生长，只能是年轻的。

又问明儿什么难看得懂的？

他答：人和书法，再是文章。

我想了想，也只能从人看起，书法和文章是更从人而来的。

明儿反问我：“人最大的修行是什么？”

我答不出，他笑咪咪地说：“自然。”

像小孩子的天趣，全神贯注地应对，纯粹是生命自身的展现，越大了就越不知自然，细胞也跟着萎顿下去，动作渐渐变得迟缓了，不像小孩子的灵活。

我听了又是一惊，是呀，我就是细胞昏睡呀。

怎么办？

我的一抬手一举足都笨重得自然不起来，我可不是未老先衰了？

明儿哈哈笑起来：“谁叫你不多走走路，成天只是坐着，像一根老树，不要几年，你的枝叶都黄枯掉了，你的两脚两手也要不灵光了。”

这一听更着急，可怎么好？

## &lt;&lt;萝卜菜籽结牡丹&gt;&gt;

那么，我每天开始来做运动吗？

恐怕比写日记还难吧！

汪其楣老师也曾说肌肉可以代替不自觉的反应，它竟然不需经过指示就自己动起来了，它是回到自然了吗？

以前一直视戏是“只可远观，不可褻玩焉”，今儿才恍悟；非也，亦是“自然”的另一造形。好的戏剧就是最真实最自然的，像小说一般是为洞悉人事、描绘人世的真，使麻木的神经回到始生之点，但众人积业太重，反开起倒车来，拼命地借外物把人的天性真情来包裹起来，一层又一层，里边的真细胞都给窒息了，难怪明儿老是爱笑今天的年轻人脑壳里都装了塑料液，一辈子不透气的，我自己想了想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

书桌上一截二十三、四公分长的海底松树，是辗转从长田先生那儿来的，墨黑结实，两头修切平整。

节眼上也削去，露出较淡的木色和环状复杂的纹理，样子很像故宫里的如意，是生于某一处的海洋底部，有人将它挖空做成一支烟斗，我则握着拿在手里好玩，竖起来又有点像朱铭的功夫雕刻。

日子久了，它渐渐成了一个有份量的信物似的，几天不看它，我就有些心慌，觉得要对不起它，连带地也要对不起它的主人长田先生和明儿来。

长田先生是日本典型的浪人，我想象他约是《教父》里的马龙白兰度吗？

但长田是温和派的，动义气而不动血气，风光则是同样的现代、亮烈、洒然。

与犬养毅、头山满他们也似是隔代的衣钵吧？

长田有一回对明儿说：“总总，只有一句：大恩不谢。”

我以为这四个字给说出来或写出来都是掷地有声的，况且说在长田的口上，又是在这样现实艰辛的家常里。

再看看海底松，无话以对，于是想到，日本真是木材做起来的民族。

日本的住，几乎全取诸木材的，从屋顶到地板、榻榻米的隔间、纸扇门、神社神宫的建筑，一概用木头原色，连舞台格局也是，素朴的木色成了一种特殊的风采光泽，歌舞伎与能乐都在亮漆而有止意的地板上行步，好玩的是，歌舞伎演到情节紧张处，舞台的右前角就出来一个全身罩黑，只露出两只眼睛的“黑衣”，拿着木条猛力击打着地面，发出霹雳声，像地震又像千军万马在奔跑，好不吓人，想瞌睡都提心吊胆。

能乐的演者从来是以慢御快，无声地一转身，一抬脚，一蹬地即震天价响，眼睛直视正前方，好像在与入赌气。

我们笑这些踩地霹雳声是日本人地板的爱恋和癖好，是民族的记忆。

坐电车时，到处看见大招牌“东京火灾”、“神田火灾”、“新宿火灾”，以为到处有消防队备着救火，是木材闯的祸，谁叫他们要住木板屋。

后来才晓得不是救火中心，也不是消防队，而是各种保险公司的代称，真要笑死人。

曾听一个韩国籍教授说：“各位同学，这屋子太小，也不开窗，我很苦闷。”

日本的食，以东西的原味为主，不多加烹饪，也不多佐料，蛋是吃生的，鱼虾大多也是，青菜更是，像吃水果一般，汤是从古到今只是一样味噌汤，偶尔掺些柴鱼、葱，全不分季节、贫富贵贱，而且是分装小碗，再热的也变凉了，好像从盘古喝到今天。

有一回日本朋友请吃“松阪牛排”，建议我们生吃牛肉，因为这种牛是专喝啤酒和享受人工按摩长大的，最是甘美肉细，尝了几块果真好吃，生吃了一块也果然原味细致，没有膻腥。

日本菜摆上桌来盘盘碗碗，像是未完工，以为才要下锅去热，它却迳自好端端的在桌上等着人去吃，平常的一餐也像历史性的一餐，安安静静地直吃到日本人的性情里去。

日本的木屐是配合了日本的和服与日本人的民族记忆。

夏天里，尤其盛行穿“浴衣”，男女老少都趿着木屐上街，声比人先，满街是又踢又拖，全国像蝉鸣的众声噪起，我未及见识，但想象起来一定有这样滑稽的。

小时候我们也常穿木屐，怕滑掉，还特别在后脚踝绊上一条松紧带，后跟木头挖一圆空心，走起来锵锵很好听。

我们还看了神社主持的日式婚礼，新郎也是穿木屐，露出大半脚悬空，挤不进窄窄小小的木屐里去，

## &lt;&lt;萝卜菜籽结牡丹&gt;&gt;

很像大人抢小孩的鞋子穿，完全不合脚似的。

日本人的伞业很发达，市面上仍普遍卖有油纸伞，即使不甚实用，但从油纸伞而来的伞的传统与花样设计，似乎也成了他们的特色，如包裹包巾的图案设计，一看就是日本的花草色泽，这些亦原来是中国的，只是现在用到日本人家里，就成了他们的专利似的，想想颇有些不甘。

日本的服饰和他们的味噌汤一般是千百年不变的，偶尔只是女式和服的下摆变宽变窄，仍不脱原先造形的方寸。

毕竟衣服是借人身去穿出生命来的，倒不是由衣服来决定人的品气，或来限制人的身材。

日本人真是大开放了，不设钮扣、不安领子，长短宽瘦也不拘，就看你是怎样的人就该穿怎样的模样来，这个点子真绝，像他们吃生鱼片、住木板屋，写“东京火灾”就为了一个死生眼，穷究其源，不假外力。

衣服最难的是领子的设计，如中国京剧里的明朝服饰也不着重领子，但自然而然最有领子的款样，日本的和服即同此原理，也没有腰围，但和服腰间设计的方形配戴便纯是日本人的创意，这样一兜，女子身材的重心便给自然的美化，显得上重下轻，人整个也都灵巧起来，像现今的高跟鞋一穿，再胖的身材都要变婀娜多姿了。

日本人生来很会打绳打带结，怎样复杂的打结法，他们总有办法打出来，我想或者因为他们向来以带子代替钮扣，扎惯了带子便也熟悉打结，但我们的两只手是向来善于做鞋样做布鞋绣花鞋的，我们的脚样也比日本人好，毛笔写起来也赛过他们。

我们听一位日本人说，她们成天在地板上跪坐操家务，几乎每个人脚上都跪出茧来了，跪真是一门大修行呢，也难怪他们日本人都把腿儿来跪短了。

也来说一点点日本的文字。

日本人你说他性急也真是急得草率了。

想当年几个开了窍的民族先祖在文明发源地聚会，日本族的不声不响就先往东南方跑，跑急了，连文字都来不及发明，于是过了几千年文盲岁月，一直到空海大师才发明了日本文字，觉得不够，还借去一些汉字去点缀。

但近几十年来，不知怎的，他们竟裁掉一大半的现存汉字，添入好些欧美外来语，以及他们自己造出的汉字。

其实也不能算是汉字，而是日本人自己想当然的拼凑字。

他们学中国字是连摹仿的工夫也不到家，随意就减划添边，看起来竟像是错别字，如摄影、宽宏。

大概是介于大陆的简化字和我们的正字中间吧。

更好玩的是，他们也采生鱼片的习惯，爱把汉字还原到古书的老窝里去，也不知消化吸收，如“有难”是感谢，“大丈夫”是毫无问题。

但是也因这样的直脑筋，他们学走了中国的古风世景。

如对汉字学考据上下的工夫，或京都奈良一带隋唐的建筑竟保存得数千年如当日，是真有他们的虔心在着的。

睹物思昔，只觉唐宋的光阴是转移到了日本，依旧荣华贵气，是暂时被他们迎去供奉一些时候，等我们收复了家园，我们还要迎回去那片大得无边的土地呢！

我说迎回去的世景就是指茶道、剑道、花道、武道、棋道、包袱、建筑、雅乐…… 昨天中午路过植物园，特意去看荷花，照眼都是荷叶，稍定神看就跑出荷花来了。

不，顶顶盛开，全池只见三两朵是头散发的，不知是风吹、是雨打，还是它自己喜欢这样把花瓣全偏倒一边；其他的大约开得六分、三分，也有只像大小楷的一枝笔挺，荷叶是全开了，可见端午是远了，也许早在阳历五月就有夏意，我只是不知罢了。

这些天梅雨刚过，我估计是荷叶荷花开始暴长大开的起跑点，日本却正进入梅雨季，约也是明治神宫内的菖蒲花盛开的时节，可惜我们去早了，全是见的绿绿扁叶，如剑如箭的立满半月形的花地。我笑它们像待卖的大蒜大葱，竟也会开各色各样名字的花，有叫初霜、五月蜻、日出鹤初鸦、富士之烟、湖水之色、麒麟阁的，更有几棵取“王昭君”和“云裳羽衣”。

连画册里都常见有杨贵妃白皙丰腴身段，不细看说明文字，还真会以为是平安朝或奈良朝的女子；日本人还管昙花叫“月下美人”，这回看了才知不是昙花，但很近似。

## &lt;&lt;萝卜菜籽结牡丹&gt;&gt;

芍药花也酷似牡丹，牡丹真好看，相形下，芍药的品气只能算是丫鬟型的。

《红楼梦》里写着走过芍药栏边，牡丹当令开，原来是这样的花容，一见才知胜过耳闻。

现在我绕着池边看荷花，荷叶香穿风叠水地迎来，像在品味《红楼梦》或元曲诗词里的花花草草，也像隐约听到春香领着杜丽娘到花园里，指着花说：“小姐，花都放了，那牡丹还早呢！”

杜丽娘惋惜不已，就唱道：“遍青山啼红了杜鹃，荼蘼外烟丝醉软，春香啊，牡丹虽好，他春归怎占的先？”

春香看呆了花，说：“这园子委实观之不足也。”

丽娘哼一声径自朝前走了，撇下一句：“提他怎的。”

明儿特地带我们到长谷寺去看牡丹，又可惜去晚了，只剩得慢性子的还开着，千百株都已不见了芳踪，那会儿就更想念起植物园的荷花，是惟一可与它们比风光的。

荷叶荷花可真是大派条畅，一池的水，把天气、花气、人气都画进荷叶莲间，难怪要有那一首鱼戏莲叶东、鱼戏莲叶西、鱼戏莲叶南、鱼戏莲叶北的诗，鱼活花也跟着泼皮。

洒刺刺没有泪，没有故事，只是现前的初夏阳光炎炎，让天下的诗人都来写进文章里。

而牡丹是一株婉约的奇葩，福寿康宁地只管世人的繁华喜气，不像荷花的是慷慨高歌，悲喜同生。

日本的神社就有牡丹的洁癖，不理人世忧患苍凉，只有兴发，没有衰残。

我看着这一地牡丹花，不禁反想自己的身世，若也能如它的华丽贵气该多是天幸哪。

牡丹是自来生在帝王家的，它也许不谙平常百姓家的露水艰辛，我却能想象它富贵深邃的花姿绝色。

长谷寺是一条石阶上去，约四五百个梯级，牡丹沿阶两旁种着，我一路赏叹不断，左旋右观地登腾到顶，却仍是杜丽娘那句“观之不足由他缝，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”。

天心端起相机要照花，我意兴阑珊走开去，稍后天文追上来说一道拍了吧，我竟也是那口气：照他怎的？

妹妹几次都说最喜欢听着雨声入睡，喜欢雨声中醒来，我是快睡难醒，几乎听不见雨声，于是也来同她比赛。

我说我最喜欢听着雷声入睡，轰隆轰隆很壮大，很好听，不吵。

妹妹一听很佩服，说：“啊呀，我才最怕打雷咧，每次有雷，我赶快躲起来，如果正在睡觉，就用棉被把头蒙起来。”

其实我也怕闪电，听雷声是要在很安适的地点，很有闲情的瞌睡下听着，一面望向窗外大滴大滴的雨势，似醒似睡的，那真是一曲最雄伟的天籁。

而每回听雷，就联想起明儿的人来。

明儿二十七岁那年六月里，一天午后去亲戚家借钱，亲戚吝啬不借，他气发难遏，别过头就走，一直朝山里走去，路上雷雨大作，淋了他一身，他越走越发觉原先的杀伐之气渐渐变成了只是滑稽，人生的赌气与撒娇哪里就到了决裂的地步？

走了好一段长路，天都入晚了，山里没有灯火人家，明儿自己竟改了主意，返身走了回来，仍旧回那亲戚家，浑身湿成了个斗败老鹰状，看了钟才知已经夜里三点了。

明儿说起这一段时，我笑他不输韩信的胯下之辱，明儿尽是一脸稚气的笑。

此刻也是雷雨大作，不知明儿可听见了没？

明儿一生波澜颠沛，也像这声雷鸣的响彻天地。

六年前初识明儿时，只觉是遇见了平生最最真实的人，身上什么也不沾滞，是最最可亲的人了。

后来知得了他的身世，原来是这般壮阔骇世，我当然吃惊，但是我更珍视初见明儿时的素面之缘，没有过去，天底下只见得眼前明儿这样一个谦逊柔和的人。

如于笨笨的土面突然发现开出一枝绝世的好花来，我看了花，没有话说，有也只是一声“天哪，这么真的花！”

明儿是四海为家，到得哪里，自然就集来了一班刎颈之交，我又爱笑明儿是哪来的磁力结得来那些个披心沥胆之徒？

明儿也仍是一脸天真的笑，我说：“啊，我猜到了，是水流湿，火就燥，是物以类聚还是臭气相投？”

明儿终于回了我一句：“十三点！”

这回明儿邀我们三人去玩，答应带我们去京都奈良看隋唐的寺院，“那些寺院是丝毫不苟且，



## &lt;&lt;萝卜菜籽结牡丹&gt;&gt;

一砖一瓦全依原来我们中国的建筑，比原照片还真，亏得日本人这样细心。

”我心里想：是他们死心眼呢！

日本日常物价是世界第一高，明儿一家人又是不事生产作业的，我们这三只饕餮去了，岂不要吃得人家片瓦不存，像蝗虫过境？

明儿信里写道：你们尽管来吧，我自有道理。

飞机一停落成田机场，看窗外地上微湿，三个刘姥姥全是目不识丁，看着学着人家倒也出得来领行李的所在。

那头门开处，已经瞥见明儿和冈野候在那儿翘首踟足，三年不见，明儿竟把头发都留长了，乍看像女生，冈野到底是做陶器的，一副老实状，比三年前更年轻些，还多配了一副眼镜。

原来明儿有一群死党，冈野就是，再是仙枫、山田、森氏、小山、柴山、和世、吉田、佐野、山下、伊东等十来个，难怪明儿有道理，不怕被我们吃垮。

转了四趟电车才到了明宅，栅门一开，里边木板门“乖”斜出一条缝来，“哦，你们这才到哪，等得我头皮胀！

”明夫人的大嗓门是声如其人，我们心仪已久的，恨不得一睹为快。

见了她，她却忙着弯身为我们分别拖鞋颜色，“喏，早买来了四双新拖鞋，等着你们来，等呀等，我的大小姐，今天才到哪，不用猜，你一定是天文，你是仙技喏，长脸大脚的，喏你是二小姐天心吧！自己认好自己的孩子，不要穿错了哈。

”明夫人真是爽快明亮，这一照面，我都有些惊慌了。

屋里是仙枫和咪咪姊闻声都挤来玄关看，连一清也从人家肩下冒出来，九个人黑压压围在鞋箱边，明夫人又忙着问：“累了吧，快快来吃饭，我顶讨厌坐飞机，一上飞机就是睡觉，喏，睁开眼睛就到了，多五累戏矣（日语高兴之意）。

”才放下行李，立刻就觉回到了家。

只有冈野、仙枫和一清不懂中国话，我们六个人聊起话来直可以掀屋拆顶，不同的只是下午坐了飞机，坐了电车，九个人早在照片里熟悉了，见了面果然亲如自家人。

连句招呼寒暄都嫌见外呢。

回到家真好，有了这个家，西边的那个家都忘了。

人到了异国，连全身细胞都敏感起来，怒发冲冠似的不肯歇息。

而且此地比台湾快一个小时天黑，也快一小时天亮，感觉里像凭空偷来了两小时。

千百个日子不见了的明儿，现在坐定下来谈话，很近的六只眼睛向着他，竟是攒了三年的什么话儿都在一个眼色里全不见了。

明儿讲着他近年来写的文章，又论起天文的、天心的，和一支草一点露，语气带着生生的，可是句句话是满蓄着欣喜的。

我特地带了一卷录有国父声音的演讲音带，从电视上录下来，才短短的几分钟，放了来听，明儿端然地拄着肘弯，合掌细听，他那敬重、入神的表情，我看得惊动，不觉清泪簌簌下来，好像见着了国父常年演讲的神态。

原亦是满满的欣喜险险就要跌出，此刻看着明儿的人实实在在地坐着，安详地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，又正听他菱角嘴聪明地说着话，是完全地现前了。

而又听着国父的声音，想起革命当年的弄潮儿，国父是怎样地带起风潮，以今拟昔，霎时痛惜起国父的辛苦岁月，而眼前是这样真到极地，我个人的浮华都被它一时给打下了。

从明儿的侧脸看去，隐隐有些泪光，不知是否也因听着国父的声音？

明儿后来说，国父的声音是最好的，语气是那样“缓歌激烈舞扇俨”，天下人听了都佩服感激，国父的大气真是无际无涯。

明儿说话的当儿，也正是明儿自身的真情真意，我亦同时想起六年前与明儿的第一次对话，再看看明儿的家，朴素而雅气，到处悬着明儿自写的字和朋友的画或字。

明夫人一旁忙着铺床置被，活泼一如好动的小学生，还决定和明儿一道搬到小房间去，好腾出大房间给我们，我们只觉对不住。

冈野那年去台湾和明儿一块儿住了七天，明儿也是一定要让他出床来给他，自己去睡地上帆布小床，两

## &lt;&lt;萝卜菜籽结牡丹&gt;&gt;

人争持了半天，冈野赢了，这会见却是明儿胜了。

如果不是天候寒着，咪咪姊清理的地板都可以打地铺睡。

明儿却自己去睡小房间的地铺，我在家是打地铺惯了的，所以更觉自己被礼遇了。

明儿夫妇俩的待客之诚，首先就是我要感谢的。

我们原想待个十天就该打道回府了，明儿的死党却闻信而来，一家一家接着去家里招待，以待明儿的高谊待我们，顿时冒出了我们三个假菩萨，游京都、奈良、岐阜，如艾丽斯梦游仙境般地如真如幻，结果啊，竟待上了整整三十天，作梦都不敢有这样长的打算。

一直到了中正机场，下了机，才恍如李伯大梦初醒觉，又见了三三朋友来接我们，也才确实肯定我们到底去了一趟日本回来，否则连这一场都不会是真的了。

回到家，打了长途电话给明儿，耳边正是三小时前在机场的明儿，一下子又不明白了，究竟我是去了不曾？

怎么我却好端端的在着家里呢？

一定又是南柯一梦了。

记得那天早上十点稍过，从东京站坐上新干线，一路风驰电掣到京都，竟也有三小时，车上草草吃了便当，一出京都站，赶着人家关门时限，冈野君领我们转出租车奔到平安神宫，实实在在地一副观光客的躁急。

待来在神宫堂前一立，呀呀呀，才见那红檐绿瓦遮天，苍松翠杏白砂铺地，好个入画江山若梦... “哇，好艳的朱砂回廊，好白的细细砂地，好像海滩。

”冈野一旁说明：这神宫是完全仿你们中国宋朝的建筑，一点不差。

当下听了一怔，是真的吗？

那么，我们是回到宋朝了？

顿时游子悲起故乡来，还什么观光不观光呢，都来到自家门口了，也不是来在风景照里的，是真真的人到了两宋的山光日色里了。

我们又在神宫的外苑庭园看菖蒲花，还不尽开，迤迤水水石石，这不是离骚是什么？

一池一池闲步过去，看得人嗟叹再三，气都喘不过来了，索性我和这庭园同住也罢，不要走了。

这时冈野又来催我们，还有一个醍醐寺要去，不赶快些要进不去了。

我才在悻悻难舍，天文天心早紧跟冈野走前大半路了，“啊？

就要走了？

还没细看呢！

”看样子是一步也留不成了，那，几时我才能再来呢？

我惊鸿一瞥的千古美人呀，你说呢，你的松树等等我吗？

你的绿瓦红檐也等等我吗？

醍醐寺入口一株大垂樱，可惜花季早过了，绿叶盖满千树，老画家奥村土牛有一张就是画它盛开时的垂地缤纷。

入寺要脱鞋，初不觉如何，一廊一廊弯绕进去才更觉人在悠悠的光阴中，不识是今人是古人。

地板纹理黝乌发亮，凉凉的直要透到地底；纸门一扇扇，隔着，一厅一廊一厢，摸那纸面板条，像摸着了历史的心，感极欲泣；又坐在檐下地板望向天井的小院老木，西晒已过，郁郁葱葱，不觉泪潜心静，霎时回不到现实来，果真是宋唐的岁月了。

也且不管这醍醐寺是当年丰臣秀吉想宴公卿的所在，单单这古色的回廊千转已够我想见古人的脚步是怎么翩跹来去，也不管是中国是日本，总是那一代的风日的。

寺内的庭园正是丰臣秀吉亲手设计，也曾在园内开“无理会”，纵人饮酒作乐，不讳上下，可是我仍偏爱平安神宫的庭园来得自然无事，那到底是仿宋的全本，一掺进意思就见出棱角，见出是丰臣秀吉的，而不是大宋大唐的。

我们中国的庭园真是无匹的人世景观，却不落艺术两字，而是一代人的心思，一代人的风雅。

回宿参集殿路上，猛抬头，月色如水，圆若明镜，也不知当是十五或十六或才十四，人在异国倍思乡，虽才一个小时的时差，可是年号正朔全是异国人家的，只有月亮太阳是不分国别的，此时若有个知心人在隔海又隔山的远处，我就来吟一句：此时相望不相闻，愿逐月华流照君。

## &lt;&lt;萝卜菜籽结牡丹&gt;&gt;

初次去国离家，撇不下的原是这般浓浓的乡思，如飞机要离地起飞时，我心里一紧，夺眶欲出，分不清是喜是悲，竟是未登程，已先来想家了。

走过隋朝走过唐，走过宋元到明清，一掠千载，怀古思古怀得人都憔悴了，可也不是草草就此罢手罢想了得的，不若像“桃之夭夭”的一句带起，我的怀思更要栽在文字里，在唐诗宋词间里讨信息。

原来古诗里的“长跪问故夫”的长跪是怎样的，举案齐眉是怎样的，洗盏更酌又是怎样的，茶道是如何的，花道剑道又是如何的，原来尽是人身的仪态万千，连“永字八法”也都是从人身的舞姿而来的摹写描象呢。

天文天心也和我一般怀思难遣，却又都有些儿不甘，我们笑说这些礼仪风景流落到此地百年千年了，这回我们可是“礼失求诸野”，既惭愧又悲壮的，要怀想它个刻骨铭心，就是搬不动也要松动松动它些个。

我最喜欢日本的伊势神宫，纯然日本本格的，像看“能乐”的完全新鲜，还有他们的“歌舞伎”与“净瑠璃”，看得我目瞪口呆，好玩极了。

尤其是歌舞伎里，有舞台左前侧通往观众席的一条尺来宽的木板道名叫“花道”，真是风雅，约是主角以外的演员进出的亮相台，由一个长帘子掀起掀落，像魔术般地变出来，收回去。

我们的座位紧挨着花道，演员额上的汗珠和脸谱都看得仔细，原来当中竟无女子参与，清一色的乾旦。

我笑对冈野说：“日本要算这不准女子上台演戏规矩是惟一不民主了。

我们的京剧早就准许女子也参戏，你们怎不来反反这个不民主呢。”冈野只管笑，也不置可否，一急，右手就抓后脑袋，像个高中男生，怎么看都不像四十出头的好爸爸，更不像已是名气赫赫的陶艺家，到底是本格的日本人。

日本是神道的民族，伊势神宫相当于我们说的太庙，祭的是天照大神，约是我们中国说的女娲，其实每个神宫神社供的神就只是一面圆镜，伊势神宫每二十年迁宫一次，迁时也是将那面圆镜移往新宫去，这镜子神不知与佛教的大圆镜智有默契没有？

谁到了神前，先啪啪两下掌声，再一个闭目合掌行礼，很顽皮的动作，好像在说：“神老爷，我来了，啪啪两声告诉你知，若不信，再一啪你听。

”伊势神宫就比任何神宫神社多拍上一啪，于是一派拍掌声，清脆热闹，尤其映着白色砂地，像阵阵浪涛声，难怪日本是海岛国家，开门即见海，平常饮食也以海产为主。

日本人家也多信佛，但一到佛前就鸦雀无声，没有人拍手，但有些人忘了也拍两啪，变得更好玩了。

伊势神宫分内外宫，外宫约是中国所谓的地坛，内宫约是天坛，两宫分开有一段长路，近内宫的一段叫“参道”，两旁立了好多石灯龕。

再过去是座木板桥，宽宽荡荡，桥下是五十铃川，水清如镜，蜿蜒直到内宫内苑里去，杉木如天立，地上有金翎雄鸡在漫步，真有神意禅境似的。

隔着五十铃川，便隐约觉得出一边是主坤道一边是乾道。

内宫像从周遭的山峦里生发出来，一半仍依紧着山身，八方来的山气回环摇荡，特是清灵可饮。

而外宫朴拙实在，不生任何意见，浑浑然有地母之气。

两宫内部不种有色花木，连樱花也不见，一路过去是杉木松柏，翠绿接天，映着金色宫檐，如天地初创，未有繁华而早有滋润雄健气象，不立名目，而早已是神在人境，人在神境的安详了。

冈野的朋友森君是护国神社的宫司，他和神宫的神官都熟，特领我们去拜谒伊势内外宫。

平常只能在神栅外望望，遥拜天照大神，这回却得神官的引路，进到栅内鹅卵石地上参拜。

石地尽头有一扇板门关着，只有日本天皇来时才开，天皇以下都只立在门外拍掌顶礼。

时当近午，阳光里有虱，飒爽如秋。

神官穿古装。

双手执笏，先朝空洒了一把盐，用白纸伞捞了我们几下，表示除去不洁，然后一步步踩在细石上。

我们乖乖地跟着，像旧时人被引着上殿朝拜皇帝。

我却顾着看四周，宽敞神栅那面，家立的立着神殿的座身，屋脊上横扫着几根方正木条，两头镀金，此外都是木材原色，静肃亲人。

## <<萝卜菜籽结牡丹>>

礼拜的一条石头路，每一颗鹅卵石都是迁宫时，百姓从海边特地拣选来的，一人奉献一颗，放了就走，当时奉石的人潮不知有多少。

此刻我们走在这些虔诚的心上，满满的都是感激的泪。

虽是异国的，但更因此想见文王当时的王风王臣，大家是如何地为文王造宫殿，建园囿。

神官先是请我们在一本纤纸上签名，森君也签，还同我们说，孙中山当年来伊势时也曾签过名字，档案里查得有，我们惊叫一声：“真的·”立刻又噤住，看旁边的游人都在侧目，可是这片神地似乎不曾有事过，还是两千年前的光景，那，国父是昨天才来过吧！

章太炎等也是前天才来过的吧，也走着这样的一条石子路，真是太感谢了。

内宫也是一样的神殿神栅石子径，我则最难忘在外宫的参拜，但较喜欢的还是内宫的深邃空灵，毫无故事的只是天是天，地是地，人是现实的与国父同来参拜此地的我们三人。

森君又安排我们在神乐殿里观神乐。

奏的是雅乐，但另有日本的风格创意在内，衣饰全是奈良朝的，一个舞姿一个礼，音乐舒款，悠扬宛转处，尽如画中人。

我们正坐观舞，一边不惯跪膝，一边辛辣辣生出对日本文明的敬重来，到底有他们的底子在，也难怪要被称是艺术的民族，来到一个完全生疏的环境，才发觉盲目的心仪和盲目的鄙视都是严重的错误，也都不如一颗毫无意见的心，看山是山，看天是天，然后从这儿起来了思意。

天下最无私心的要算太阳和月亮了，它们不假任何思想，但遍天下全是它们的言语。

我们的耳边厢全是另一国度的语言，听不懂也像听鸟鸣一般，都有他们的情调位分，看能乐与歌舞伎等也全然凭眼睛去感，不懂也全然同意他们有他们的理，我看得如何，也自有我的打算。

总之都是诚意的往来，他们是主，我是宾，我一笔一笔记在心上，要说这就是观光，我是不承认的，因为也许这是空前绝后的邂逅，是后会有期也不定，我今欠了你一地的情谊，来日我就还你一天的云日风景。

以上，就权充我的临去之约吧，如嘉仪的一幅字：“一杯看剑气，二杯生分别，三杯上马去。”我就此去了也。

.....

<<萝卜菜籽结牡丹>>

编辑推荐

1.仙枝，胡兰成最器重的女弟子，文字功夫深得胡氏三昧； 2.她写三十年前的人世风景，谈文学、艺术与生活，如话家常般一一道来，平淡质朴，令人回味无穷； 3.朱天文撰文作序，林清玄、柏桦、杨键、陈子善、止庵等两岸名家鼎力推荐。

<<萝卜菜籽结牡丹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